不驯服，更理解：与女孩们聊文学和电影

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们”的命运，也要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芜杂、辽远。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女性视角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一种价值观，也是可以学习的方法论。”在鲁迅文学奖得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的新书《我看见无数的她》封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书中讨论“文学为什么分男女”“女性文学就是女作家作品吗”“为什么会诞生女性文学”等“很女性”的话题，也介绍了陈衡哲、冰心、冯沅君、凌叔华、丁玲、萧红、张爱玲、张洁等不同时代的著名女作家。但更让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那些似乎“不那么女性”的人和书。

事实上，书中收录的小说和电影，大部分聚集女性。鲁迅的《伤逝》、艾伟的《敦煌》、张楚的《中年妇女恋爱史》，以及电影《立春》《廊桥遗梦》《推拿》……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也是男性。但张莉认为，恰恰从这样的作品中，才能看出普遍意义上的女性命运，以及多数人对女性命运和女性生活的理解，“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性别意识，但我们可以用女性视角或者性别意识，去理解和认知”。

张莉 受访者供图

作家张楚的中篇小说《中年妇女恋爱史》，讲的是女主人公茉莉和几个男人恋爱的故事，以编年的形式，写了茉莉不同时期遇到的不同男人、不同爱情际遇。茉莉高中就开始谈恋爱，后来遇到恋人进入婚姻，之后离婚再婚再离婚，人到中年又被一个帅小伙儿骗了。茉莉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没有美满家庭生活的女人。张莉认为，阅读这部作品可以带给我们不同的对女性生活的认识——这种不同认识，基于我们如何理解一个女人的幸福。

“如果你认为只有拥有一段婚姻的女性才是幸福的，那么茉莉肯定是不幸的，因为她结婚离婚了两次，但是如果你觉得一个人一生可能要经历不同的风景、遇到不同的人，那么茉莉也算不上不幸。她过的是她想要的生活。”张莉说，“显然，作者很同情茉莉的际遇，同情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也认为，这类女性未必想被人同情。她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只要她们自己喜欢这样的生活便好。”

“同情地理解女性，设身处地地理解女性处境。”这是张莉在重读这些作品时，常常对自己说的话。她同时认为，所谓女性视角，要有同情之理解，但这并不是完全代入书中角色。读作品时，固然要看到女主角的处境，但也要认识到她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生活在社会关系中，也要看到她的身边人，以及那些弱势的人；要站在低微处，注视弱势者和边缘人的命运，看到他们的光泽和力量。

比如，我们读《简·爱》，总会代入简·爱的视角，但在一篇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文章《阁楼上的疯女人》中，批评家看到的是那位“疯女人”——罗彻斯特的第一任妻子梅森。由此，我们打开了理解女性处境、理解《简·爱》的新角度。

面对经典作品时，前人已经积累了许多固定理解方式和认知，读者敢不敢去打破那些固化的印象、成为一个“不驯服”的读者呢？

在研究生课上，张莉和同学们一起读沈从文的《萧萧》。大家注意到，小说中，在乡村语境里，在两位乡间男人的讲述里，“女学生”是被妖魔化的。但作为听众的萧萧，没有被迷惑，相反，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女学生一样剪头发、像女学生一样去“自由”……尽管最后没能离开村庄，那是萧萧运气不好，但想要离开，则是她主体性的表达。

“萧萧的可爱之处，是在听故事时，选择了不认同也不服从故事的逻辑。当故事塑造我们、社会规则塑造我们的时候，作为读者的女性其实也有反塑造的能力。”张莉说。

如何从女性视角汲取故事的营养、获得启悟，是张莉在这本书里试图完成的。“女性视角是一种立场，但也是价值观和方法论。女性视角的解读，最终是让我们成为有同情心、理解力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

张莉在书中强调的女性视角，其实是要站在低微处言说，这是一种有深切人文精神的价值观。所以，即便像《推拿》那样不是女主人公的电影，她依然收入书中解读。在张莉看来，导演娄烨站在弱势和残缺者视角看世界，这正是一种“女性视角”的传达。

改编自毕飞宇同名小说的《推拿》，是关于盲人的电影。电影和小说的追求一致，并不传奇化人物命运，也不试图讴歌或者赞美，只是用最朴素的方式去呈现盲人的世界。行走、吃饭、上厕所、上网，都不是问题，生活细节和生活能力并不构成他们的生活障碍，困扰他们的是别的事。

张莉说：“这部电影并不只关于盲人，它关于人，讲的是人的尊重、人的平等、人的尊严；讲的是人如何对待人、人如何理解人。‘看完电影，许多问题会一起涌来：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什么是看得见，什么是看不见；什么是主流，什么是边缘……“《推拿》使我们触及一种理解世界的新方式，一种面对世界的新视角、新方法——是站在边缘处的视角。’张莉说。

《我看见无数的她》封底写着，“故事不止一种讲法，观看不止一种角度，当你看见她们，从此就能看见更多”。作为读者，我看见了“她”，就可能看见了更大的世界。

波伏娃曾说，“解放女性意味着不再把她禁锢在与男性的关系中，但并不是割裂这种关系”。伍尔夫也说过，女性的生存，包括女性的写作，不只是书写和男性的关系，同时也书写和女性、和大自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

读波伏娃传记时，张莉想到曾经读过的一个历史资料：1955年，波伏娃与萨特到中国，待了40天，去看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做了大量采访和调查。当时，她跟负责接待的中国作协提出要见丁玲，如愿以偿，还到了丁玲家中吃饭、聊天。回国后大概两年，波伏娃写出了《长征：中国纪行》，这本书包括了当时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记给我的启示是，一个女人、一个人，如何才能不固步自封、不断打开自己。比如，到了50岁时，波伏娃认为自己不可能再被别人爱，也不可能爱上别人了，内心深感悲哀，但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她通过自己的行动不断地向这个世界打开，然后确认，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真正的女性生存。’张莉说，正是这种行动力与主体性，让波伏娃在男女关系之外成为她自己。

女性故事里有女人，也一定还有男人和世界，有儿女情深，也一定还有山高水长。正如张莉所说，对女性视角的强调，从来不是为了关闭和排斥，而是为了更好地打开和理解，要看到“她”和“她们”的命运，也要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丰富、芜杂、辽远。

探索型女作家，正锚定自己的时代位置

如今，我们可以从安妮·埃尔诺平和与坚韧的语言中感觉到，曾一度在悠悠岁月中感到格格不入的她，已经在许多“共同记忆”的分享与共鸣中，同她的读者一起“诗意地栖居”下来了。

□ 陈之琪

究竟从哪个瞬间开始，我们才发现自己与父母之间隔了一层“厚障壁”呢？读过安妮·埃尔诺极度平实的文字，会突然想到这个问题。于是心底渐次泛起波澜，带我们追溯往昔。是在那些时候吗？自那次起，父母开始拒绝自己的建议，不愿意“跟上时代”，只想过“循规蹈矩”的日子；那段时间，父亲其实得了难以启齿的疾病，面对自己的追问却一味地沉默不言；不经意间，母亲说话似乎有点不利索了，很多小事转眼就忘，让人忍不住生气、心疼、无奈……

在《一个男人的位置》《一个女人的故事》这两部自传性质作品中，安妮·埃尔诺如同摄影师般准确定格、真实讲述了父母的相继过世，又调动她那“临床医生般的敏锐”和意志力，凭借旧杂物、旧相片不断追寻着记忆的原点。埃尔诺在书中坦言想要“揭示一个生命的意义结构”“要在我母亲身上寻找一个真理”，既是以死亡为起点对双亲的追忆，其实也是要重温自己的面貌、重塑逝去的生命。

诞生于1940年的埃尔诺可谓生于战火纷乱、成长于和平重建。她用一双懵懂无知的眼睛默默见证过整个时代、国家、社会历经战争与和平、狂躁与宁静、严肃与戏谑，却无法融入自己族群在战争年代的“集体记忆”。

对于埃尔诺的长辈而言，战争曾代表切肤之痛、命如草芥；战火平息后，战争却又摇身变为时髦的谈资，屡屡被摆上餐桌，供人反复咀嚼，这让年幼的孩子感到不快。埃尔诺曾写道，父亲和朋友会围聚在餐桌前“一直待到下午，谈论战争，谈论父母，在空空的杯盘之间传递着照片”，或许正是从那时起，埃尔诺便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受的教育和形成的价值观，开始令她和家人、族群、生活环境格格不入，有了“叛离”之心。

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年轻的埃尔诺对于长辈高谈阔论战争的做法并不认可，或许还在潜意识里认为是关于战争的“记忆区隔”分裂着她和她的双亲。然而，随着埃尔诺的自我认知与社交圈子逐步围立起来，她发觉自己也与自己回忆中的那个“女孩”不再熟悉——似乎是不由自主地，埃尔诺开始频繁出入各种小资场所，“人们会首先问我的品位……我明白我已经踏入另一个世界”。

一面是家庭生存几十年的贫穷、粗犷、压抑的“地底层”，另一面是有教养、富足且轻佻的“小布尔乔亚阶层”，埃尔诺的思想在这“两个世界”的撕扯徘徊。她逐渐发现，不仅是父母一代在探讨对战争的“集体记忆”时刻意遗忘了自己，她也在小资产阶级的耳濡目染下主动放弃了许多隶属过去的生活观念与方式。由此，埃尔诺感叹“与语言有关的一切都是怨恨和痛苦争吵的缘由”，遗憾自己再也无法和父母亲昵交流、达成理解。或许并非家庭和族群“弃她而去”，她其实也在时代发展下亦步亦趋，决然地离开了父母长辈所安然栖居的过去年代，这种“分道扬镳”近乎是时代更迭的必然结果。

视觉中国供图

事实上，从战争到和平、再到发展繁荣，随着“时代重音”的交替更迭，一代代人的思想观念难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区隔乃至背离。尤其是在埃尔诺成长生活的法国，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历史记忆之间一直以来的矛盾纠葛，更带给埃尔诺独特的时代体悟。其实放眼当下，这种纠葛又何尝不是许多现代人内心矛盾的缩影？身处繁华城市的一隅，我们时常在各种压力之下感到空间逼仄、孤立无援，找不到心灵伴侣，万望回到记忆中家庭温暖的怀抱；然而当我们真正回到童年热土时，才发现身虽至、心不再，幼时对于父母的纯粹依恋如今已然夹杂着难以撇清的复杂情绪。

从字句之间可以发现，埃尔诺对家庭似乎怀着一种“爱、羞耻和鄙视”的混合情感，她在几部作品中屡次提到，曾经英俊潇洒、意气风发的父亲如今会因为跟不上潮流而恐惧怯懦，却又坚决拒绝一切改变；曾经踏实能干、富有生活经验的母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如流沙般遗忘了自己的智慧和坚定；而那个一度疯狂、嫉妒、狂爱过的年轻少女，现在也显得陌生，仿佛只是“他者”而非自己……一切逝去的经历都只剩下老照片为证，而如今的自己却只能进行客观描摹、无法再感同身受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可能正是埃尔诺擅长使用无人称叙事、中性化写作和碎片拼贴等后现代叙事策略的重要一环。

回忆往昔的“悠悠岁月”，埃尔诺或许正是从这种“花非花、雾非雾”的朦胧感中才敏锐察觉到，在“加速时代”中成长的一代人中，或许有许多人都是来自“父母时代”的“思想叛离者”，都失去了来自家人和族群的时代归属。因此，她必须挑破迷雾，告诉他们其实并不孤独。或许可以说，埃尔诺几乎是以一种母性的关怀，越发笃定“书写是为了替自己的族群雪耻”，自己的文字应当是“介于家庭与社会之间的，神话与历史之间的事情”。

正因如此，埃尔诺虽然只写“私人故事”，却也同时善于将之升华为“群体记忆”，在平淡至微之处写出多数人的记忆痕迹。尤其是她的“无人称自传”作品《悠悠岁月》，整本书如同一本老式相片集，她作为摄影师按下“快门”，连续“抓拍”了“某个人”六十余年的成长历程和时代变迁，这“某个人”可以是你我当中的任何一位——我们时常可以从书中窥见一部分自己，却又不会感到自己的内心隐秘被全然揭开。有读者感叹，埃尔诺“看似私人化的故事里释放出了史诗般强大的普遍性”，几十年过去，我们仍然可以从埃尔诺“快门”式的“文字抓拍”中体会青春、莽撞、愤怒、羞耻、成熟、衰老和无奈，这些特征都让埃尔诺的作品具有了“社会自传”的强烈现实感。

某种意义上讲，安妮·埃尔诺并非“侦探型”作家，她无意侦破某个特殊群体内心深处的晦暗幽深，她更像一位“探索型”作家，善于引发共鸣和回声来锚定自己的时代位置，她带领读者向时光深处探索，用手术刀般简洁精炼的文字刺破回忆的迷雾，让我们学会拆解自己内心的纠结和矛盾、为记忆与现实的冲突祛火降温。她的平淡叙事让我们得以用更释然的心态触知时代、扎根生活、生发思想。

“我似乎发觉了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当埃尔诺初次来到中国、漫步于充满烟火气的街头巷尾，曾发出由衷亲切的感叹。自此她也越发坚信，不仅是在一个族群内，即便文化、历史源头不同，每个人来自生活的独特回忆都一定能相互传递、共享，成为民族的乃至世界的共同财富。

几十年过去，在“两个世界”和变动时代的轮番激荡下，安妮·埃尔诺坚持使用介乎“家庭与社会”“神话与历史”的文字，努力贯通着、凝练着自我与他者的记忆，不断寻求着外界的共鸣与回应。如今，我们可以从她平和与坚韧的语言中感觉到，曾一度在悠悠岁月中感到格格不入的安妮·埃尔诺，已经在许多“共同记忆”的分享与共鸣中，同她的读者一起“诗意地栖居”下来了。

本期书榜评委团成员：
韩浩月 闫晗 张家鸿
栏目主持：沈杰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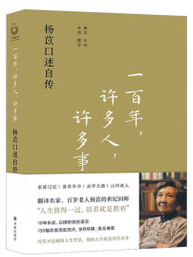
中青书榜

10本书，让你读懂女性的力量

成的习惯与原则，饱含人生智慧。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

推荐理由：



杨苡的美，很大程度上源自她的抵抗者身份，虽然整本书她并未提及“抵抗”的字眼，但不满意与不满足，还是使她成为现代中国最早拥有女性意识的人；杨苡的勇气，因为对文学的热爱，而得到一步步的巩固，从书中的讲述看，是贯穿她一生的通信、阅读与写作，帮助她逐步建立了属于她个人的“城堡”。凡是读过《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的人，无不为杨苡自视平凡的讲述姿态和朴实无华的文风所打动，也会为她对美的追求以及为之付出的勇气所感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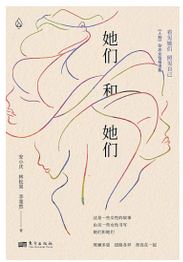
《盐镇》

推荐理由：

《盐镇》是关于女人的一本书，先是女人的生活记录，而后是女人的生存实录。与生活相比，生存需要高度的概括、精准的提炼。与记录的随意相比，实录更体现作者的专注度以及采访所得第一手资料的价值。她们的生活是累的、苦的，甚至可以说是煎熬的。有肉体的煎熬，更有精神的煎熬，非坚韧隐忍者无法蹚过曲折暗淡的岁月之河，她们忍辱负重。有的女人受累受罪一辈子，有的女人“被逼着”成为生活的强者。作者把她们统统写入书中，不为对比出谁高谁低、谁好谁坏，这是尽己所能地做出原生态的呈现。把她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记录下来，其实就有了铭刻历史的意义。

《她们和她们》

推荐理由：



这本《人物》杂志女性报道集通过12个真实的女性故事，讲述这个时代女性的命运和心灵，从乡村到都市，从不惑到耄耋。她们遭遇困境，她们奋力挣扎，经历苦难而保有天真，她们的故事是永恒的故事，也是人性的故事，从无声到有声，从陌生到相逢，从一个人抵达另一个人。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

推荐理由：

《开场：女性学者访谈》试图打破性别刻板印象，破除学术圈性别壁垒。全书以一问一答的形式，与11位学者展开了深度访谈，围绕学思历程、性别身份与学术研究关键词，回溯了各自的思想脉络，盘点了她们的不满与困惑，野心与梦想；同样，这些生命经验也是大部分现代女性所共同拥有的痛与快乐。

《金枝》（全本）

推荐理由：

颍河岸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上周村，一个家族五代人的梦想与现实、根系与枝脉、缘起与当下，活生生地呈现在这部小说之中。周氏家族亲人间的逃离、刺痛、隔膜和融合，令人动容。家族精英从乡村汇集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轮回里，真实展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异和变迁，写出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

作家以女性审视的目光，讲述了由几代“金枝”撑起的家族故事。作品通过城市和乡村两个女儿的叛逆、较量，展现出家族女性在传统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她们特有的韧性和力量，撑起了中原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一个女人的故事》

推荐理由：

《一个女人的故事》是诺奖得主安妮·埃尔诺对母亲和女儿、青春和衰老、梦想和现实的感人叙述。在母亲死于阿尔茨海默病后，作者开始了令人生畏的时光倒流之旅，她试图捕捉真正的女人，那个独立于女儿而存在的女人。她探讨了母亲和女儿之间既脆弱又不可动摇的纽带，将她们分开的疏远的世界，以及我们必须失去我们所爱之人这一无法逃避的事实。在这部平静而有力的致敬作品中，埃尔诺想要为她的母亲争取最大的公平：将她描绘成她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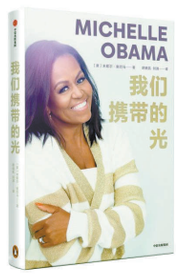
《亲爱的女儿》

推荐理由：

《熔炉》作者孔枝泳给女儿讲述了27个人生故事，每个故事都以一道简单的家常菜为引。她将过去的疮疤毫不保留地披露在女儿眼前，不畏惧面对真诚的自我，用亲身经历告诉女儿：你可以抱怨家庭、抱怨生活，但无济于事。人生重要的事情，就是爱自己，并努力成长。这不仅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鼓励，也是送给每个人的成长礼物。当感觉梦想遥远的时候，屡遭挫折的时候，不妨打开这本书，收获继续前行的温暖力量。

《我们携带的光》

推荐理由：



生活中的挑战，或许没有十全十美的解法，但米歇尔·奥巴马相信，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帮助我们指出变化的航向，在激流中稳步前行。书中她谈到令许多人困扰的问题：如何建立持久而真诚的人际关系？怎样才能从差异中汲取力量，求同存异？当感到自我怀疑或彷徨无助时，可以借助什么工具来解决？通过讲述作为母亲、女儿、伴侣、朋友和美国第一夫人的种种经历，她分享了自己在成功适应变化、跨越诸多障碍时形成的习惯与原则，饱含人生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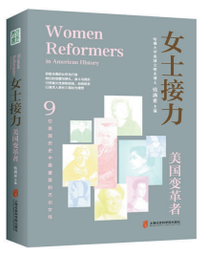
《<洛神赋>九章》

推荐理由：

本书为戴燕教授十余年的研究成果，从文学、艺术和历史等相关侧面，重建曹植写作《洛神赋》的文学背景与传播过程，以此突破“感甄”说和“思君”说的旧式解读，分析曹植写作《洛神赋》本来的寓意，并探究《洛神赋》跨越千年的文学生命力。

《女士接力》

推荐理由：



《女士接力》是一本女性群体传记，以9位深刻影响美国女权运动的公共女性人物为主体，勾勒出女权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这些女性都有故事有思想有性格，对社会及历史有过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她们创办学校、建立组织、公开演讲、写作、推动立法、探索艺术、反抗权威……与所处时代女性固有的枷锁对抗，在各个领域都发出掷地有声的声音，堪称女性追求自我、改造社会的典范，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美国历史与文明的进程。

社址：北京海运仓2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报价：每月33元 零售：每份1.8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74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